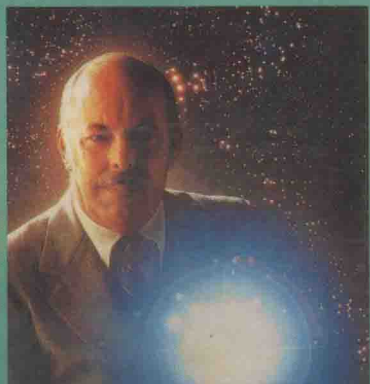


SULIAN

前苏联冒险侦破小说丛书



驱魔记 上

〔苏〕格·阿达莫夫 著

陈 复 庵 译
鲁 林

CHUNFENG WENYI CHUBANSHE 春风文艺出版社



前苏联冒险侦探小说丛书

驱魔记

Q

01671

上

〔苏〕格·阿达莫夫 著
陈 復 庵 译
鲁 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5年1月·沈阳

出 版 说 明

前苏联冒险侦破小说是现代苏联文学中丰富多采的一部分。五十年代译成中文后，它不仅以明快的笔调，曲折的情节，独特的视角，鲜明的人物个性等特点而赢得广大中国读者的青睐，而且这些书中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爱国主义精神曾教育、哺育了一代人。

今天，我们从当年众多的冒险侦破小说中精选出这套丛书，旨在帮助广大青年了解当年对敌斗争的残酷性、反间谍的复杂性，并以此来教育广大青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

我们相信，重读这套丛书，老一辈人将会重赴昔日厮杀的战场；青年一代将会记住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森严的大自然枉费心机，
从落日的西岸直到东方，
封闭住我们的进路。
我睁开智慧的眼睛眺望：
俄国的哥伦布在冰间疾行，
他无视那造化之神。

洛蒙诺索夫 一七五二年

目 录

第一部

一	“投诚者”	1
二	冒险的试验	11
三	在监视之下	21
四	夜间跳车	38
五	意外的会见	51
六	几年以前	63
七	拉甫罗夫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	75
八	初步的梗概	82
九	敌人是怎样产生的	91
一〇	事件在开展中	98
一一	全国性的讨论	101
一二	播种	111

一三	播种 (续)	121
一四	阴谋	127
一五	最初的步骤	139
一六	基础中的第一块钢板	144
第二部		
一七	在工厂中	151
一八	在船上	167
一九	在海洋底上	180
二〇	在地球内部	190
二一	一团糟	206
二二	突然的决定	215
二三	蛛丝马迹	226
二四	在极地的大门口	234
二五	在“夏伯阳号”上	245
二六	新朋友	252
二七	和冰斗争	262
二八	在大风雪的黑夜中	275
二九	孤零零地在冰地上	292
第三部		
三〇	敏感地追踪	307
三一	痛苦的日子,也是幸运的日子	319
三二	意味深长的谈话	334
三三	竖井之间的隧道	340

三四	地下来了敌人·····	351
三五	和熔岩斗争·····	364
三六	奸徒破坏·····	372
三七	第一天在冰块上·····	378
三八	必要的准备·····	392
三九	爱与忠实·····	400
四〇	基马失踪·····	412
四一	滑雪板逃走了·····	421
四二	搏斗·····	429
四三	永存的、但不重现的·····	439
四四	最后一天在冰上·····	447

第四部

四五	水下旅行·····	462
四六	走向六号竖井·····	470
四七	期待已久的会面·····	478
四八	期待已久的会面（续）·····	489
四九	最初的谈话·····	503
五〇	三人会议·····	516
五一	牺牲在岗位上·····	530
五二	通航·····	543
尾 声	·····	562

第一部

— “投诚者”

正是晌午的静寂时分。南方八月的太阳高挂在空中。

没有值勤的战士们有些睡在阴凉的寝室里，有些在树荫下训练狗，拆开武器擦拭，或者学习射击理论课程。边防哨所的日常生活照例进行着。

在边防哨所所长办公室里，国家保安部检查员柯马罗夫少校在了解边防哨所的工作。

绝大部份犯境事件，是由于警戒线外逃来的投诚者。

在这里国界线上，国家保安机关的工作是很复杂的。必须调查清楚每一个国外来的投诚者，查对他的供词、极少的文件和人们在越过国界线时常常带着的片纸只字。这一切工作需要不可想象的困难情况下完成，因为那时候，查访的线索和必要消息的来源都在国外，而这些工作又必须在极短时期内做好。

现在，这个小小的边防哨所里有七个人，是越境时给扣留的。今天要把他们送到区里去。可是其中有一人，差不

多已经在这里呆了二十天了。

“怎么回事，尼基金同志？”少校的目光离开记录，抬起了圆润的光头问道。“为什么卡尔丹在您这里扣留了这么久？”

“这是一个倒霉的人，少校同志，”尼基金答道。“他打算游过河的时候，被对岸的人开枪打伤了。可是他仍旧攥起劲来，差不多直游到我们岸边，不过在离岸三公尺模样的地方开始下沉了。我们的一些战士及时赶到。斯吉潘诺夫跳进水里，拉起他来，他差不多已经失去了知觉。”

“哦……”柯马罗夫说。“伤重吗？”

“不，不重。在胯骨上。可是流血过多。战士们替他包扎好，立刻送到这里来。我们的医生当即把他送到国营农场的医院里：需要把子弹钳出来。”

“什么子弹？”

“圣德斯步枪弹。”

“现在他觉得身体怎么样？”

“复原了。他是在三天以前出院的。开头几天情况很严重。想必是神经支持不住。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恳求不要把他引渡。”

“关于他的材料已经转交区公安局了吗？”

“扣留以后第二天就转交了。卡尔丹是从科托伦附近的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他在医院里的时候，区公安局很快就查对了他的供词。科托伦报纸上登过集中营主任的关于卡尔丹逃跑的文告，还登出了他的照片和特征，并且悬赏捉他。特徵是相符的。区公安局要我把卡尔丹送给他们处理。卡尔丹不

懂俄语，可是精通法语。”

“哦，哦……”柯马罗夫沉思地说，同时摸摸剃得精光的下巴。“嗯，让我们看看扣留住的那些人。”

“您想从谁开始？”

“按次序吧……您这里谁是第一个？”柯马罗夫看看名册。“科尔涅里乌斯吗？嗯，就先看科尔涅里乌斯吧。”

上尉向桌上放着的电视机伸出手去，揪一下电钮。电视机银色的屏幕发亮了，这上面立刻现出了一个高高的房间，窗子上的帷幔已经放下。角落上放着一张床，旁边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上——一本翻开了的书，一瓶水，一只茶杯和一些文具。床上躺着一个人，脸朝着墙壁。

“哦，只好以后再看科尔涅里乌斯了，”少校指出道。

“他在酣睡，”上尉笑了一下。“开头两三天他们总是睡不醒的。名册上的下面一个大概是加涅茨基吧？”

“是的，看加涅茨基好了。”

像刚才一样的一个房间里，加涅茨基——一个矮小而憔悴的人，生着忧郁的眼睛，凄惨地向下垂的长唇髭——在窗口边忧愁地察看他那裂开了的靴子，竭力想用细绳子绑住脱落的鞋底。

“哼……是的……工作不简单，”柯马罗夫说。“尼基金同志，您倒可以给他一只靴子，由特种费用项下支出。哦，看下去吧。”

挨下来的几个房间里，有人在看书，有人着急地从这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有人在写字。

卡尔丹是个矮壮的人，黑黑的瘦脸，细长的鹰钩鼻，浓而黑的唇髭，他背朝着窗子站在那儿，仔细看小镜子里他的下巴上的一个小斑点，他这样那样的照着，把面前的小镜子向各方转动。后来他忽然微笑一下，把镜子放在一旁，垂下头，开始慢腾腾地捻胡髭，随后他烦恼地朝下拉了几次，在房间里徘徊起来了。他在窗下的桌子旁停住步子，沉思地眺望着远方。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蓬着垂在前额上的浓发，又在房间里慢慢地踱起来。前额上的头发底下，有一条不大的红色伤痕闪现了一下。

柯马罗夫少校默默地细心观察。

“特征中指出额角上有伤痕？”他问，同时眼睛还在盯住屏幕。

“指出的，少校同志，”边防哨所所长答道。

“关于胡髭提到过什么话吗？”

“是的，‘黑而浓’。”

“此外没说什么？”

“此外没说什么。不过胡髭根本不算特征。今天有，明天可以剃去。”

“当然，但是既然有……”

卡尔丹走到椅子旁坐下来，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随便地、很自在地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再伸手去拿桌上那本翻开了的书。他低下头，开始看书了。那只黑皮肤小手的长手指，以几乎不可捉摸的轻柔动作翻了一页。卡尔丹看着书。柯马罗夫的注意而冷静的眼睛没有离开过他。又有一

页轻柔地翻了过来……办公室里，静默在延续下去。

边防哨所所长略微有点不耐烦，他一会儿望望少校，一会儿望望屏幕。

柯马罗夫没有扭过头来，终于轻轻地问道：

“供词中说明职业吗？”

“说明的，少校同志。电气安装工。”

“干了几年？”

“二十年，十八岁起。”

“最近几年在哪里工作？”

边防哨所所长翻翻文件夹。

“在波尔东的菲德尔电气设备工厂。”

“做什么工作？”

“打杂工。”

“打杂工干了很久？”

“两年零八个月。”

“有证明？”

“有。”

“受过什么教育？”

“特拉伏尔的初级电气技术学校毕业。”

“哦……”

卡尔丹并没有抬头，从短外衣的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卷，点着抽了一口，就做出嫌恶的鬼脸，把烟卷扔在扁平的烟灰缸里。

“卡尔丹抽什么烟？”少校猛地凑近屏幕，突然问道。

边防哨所所长惊惶失措地向柯马罗夫瞅了一眼。

“真的，我不知道……”

“请您查明白。”

“是的，少校同志。”

边防哨所所长掀桌上的电钮，过了一分钟，一个战士走进办公室，他是管理庶务的。”

“是您把烟卷供给越境分子卡尔丹的吗？”

“是我，上尉同志。”

“什么烟？”

“‘春天牌’，上尉同志。”

“‘春天牌’？”柯马罗夫插口道。“这似乎是三等烟卷吧？你都是用这种烟卷供给所有扣留的人吗？”

“他们是按照个人的选择和爱好领到烟卷或烟草的，少校同志。卡尔丹只要烟卷。他说，别的烟抽不惯。”

“啊，原来如此！哦，那就明白了。顺便说说，您像是说过，他是说法国话的。怎么，他在法国住过？”

“是的，他供称在那里做过几年工。”

边防哨所所长把战士打发走了。

柯马罗夫缓缓地站起身，关上电视机。

少校是个高个子，阔肩膀。脖子像铁铸似的强而有力，圆圆的大头剃得精光。有点儿肥胖的、粗线条的脸是刮过的，给太阳晒黑了，前额平直，稍微有点棕黄色的浓眉下面，是一对冷静的灰色眼睛。轮廓美丽的嘴唇紧紧地闭着，剃得发亮的沉重下巴差不多是方形的。

柯马罗夫把手反操在背后，以对他的结实身体说来算是轻快的步伐，在办公室里踱着。

“是的……”他说。“一个有趣的家伙……”

上尉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只是探测地继续望着柯马罗夫。他太了解他们这一行里这个出名的“猎人”了，甚至对他在某种事情上的简单思考都认为有意义的。

“我的中尉在哪里？”少校问道。“兴斯基在哪里？”

“他去巡视边防线上的岗哨还没有回来。大清早就去了。”

“哦……哦……”

柯马罗夫走到桌子边电视机跟前，又开开来收看卡尔丹的房间。

“他仍旧在抽烟……”柯马罗夫指出道，一边留神看着屏幕，显然在思索着别的什么事情。“为什么‘仍旧’，少校同志？”上尉竟发问了。

柯马罗夫抬起眼睛看着他。

“为什么‘仍旧’？”他缓缓地把问题重说了一遍。“他到底不欢喜这些烟卷。他讨厌这种烟卷……不过假使只有烟卷……”柯马罗夫摆弄着铅笔，沉思地继续说道，恰像是在自言自语。“您没有注意他的举止，他坐在椅子上把腿交叠起来的举动吗？随便的、灵巧的举动……不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迟钝举动。两年八个月打杂工，加上集中营里三年苦工！在这段时间里，任何一个职业知识分子都会变得粗手粗脚的。”

上尉的眉毛在慢慢地向上扬。

“这还不是全部……”柯马罗夫说下去道。“他怎么样看书？您注意过没有？书本在他的手里并不是偶然光临的稀客。他拿惯书，会使用它。他的手指多么小心地翻着书页！翻得又熟又灵巧，而且又有把握。手指变得粗糙的人，手做惯苦工的人，难道是这样看书的吗？”

有人在敲门。可以听到年轻、响亮的说话声：

“可以进来吗？”

“可以，可以……请进来！”柯马罗夫兴奋地说。

年轻的中尉迅速地走进办公室，这是一个皮肤晒黑了的高个子，身材端正，灵活的黑眼睛上面，两条浓眉几乎在鼻梁上连成一条。他带来了年轻愉快的生气。

柯马罗夫的眼神和笑容中间，有着克制住的宠爱之意，他瞅了中尉一眼，问道：

“哦，岗哨怎么样，列夫·马尔柯维奇？边防线怎么样？”

“我可以报告，少校同志：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战士们工作的谨慎和精确性都是极好的。无论怎样设法想把他们弄糊涂，都不成功。就只有，”兴斯基对边防哨所所长说，“在七橡树线一段上，您的红外线警卫器似乎不十分可靠。我在一个小丘后面能够偷偷爬了过去，不错，您的狗，像是列克斯吧……听见了……我已经都向上士指出了……”

“好极了，”柯马罗夫说。“请坐吧，列夫·马尔柯维奇。”

兴斯基坐下来，脱掉帽子，揩干那黧黑的前额。

“嘘！累得要命！太阳晒得受不了……就在阳光下，一片小草地上，”他含着笑对柯马罗夫说，“有一个古怪的小老头

儿坐着刮胡子。麻线吊住的镜子转呀转的，怎么也照不准，他这样那样地扶正，把它定住，它还是侧转来。老头儿又是骂，又是吐唾沫，脸上全是肥皂……我和上尉站了五分钟光景，从路上看着他，笑得要命。这是谁呀，上尉同志？”

“啊！”尼基金大笑道。“这个老大爷，是附近国营农场的牧人。顺便说说，这个人是有学问的，真有点古风。他懂法文，经常到我们的借书处。他每天把牲口赶到林子里避暑气，随后就在这里刮脸。这个严厉的老头儿是个大怪人。他的态度很是可敬，举止永远非常恬静。”

柯马罗夫和兴斯基笑了。

“您的这个牧人想必是极古怪的。”

“好吧！这个怪人去他的吧，”柯马罗夫说。“尼基金同志，让我们把工作干完。今天我跟中尉还得继续往前走呢……”

“怎样处理卡尔丹呢？”边防哨所所长问。

“我说的就是关于卡尔丹的工作……”柯马罗夫答道。
“您打算几时送他到区里去？”

“今天，少校同志。十七点，和全体扣留的人一起去。”

“那么……这么办，尼基金同志：您立刻和兴斯基中尉顺着走廊从卡尔丹的房间旁走过去，您要提高嗓子用俄语告诉中尉说，这个扣留住的人行迹可疑，今天二十二点你们要把他和那批人分开，单独送到区里。您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审视其余的越境分子。”

“是，少校同志。”

上尉和兴斯基走了出去。柯马罗夫开了电视机，收看卡

尔丹的房间。

卡尔丹还在看书，但是已经躺在床上，脸朝着柯马罗夫。柯马罗夫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卡尔丹显然觉得那本书很有趣。一页页以同样速度很快地揭了过去。过了几分钟。卡尔丹的眉毛突然一抖，睁得很大的眼睛呆瞪着某一行，那张黑脸慢慢地失色了。他把书放在一旁，闭上眼睛。

炎热的阳光照满房间。

卡尔丹睁开眼睛，懒洋洋地扭转头，望望窗子和拉上去的窗幔，仿佛他又想放下窗幔，又不想放下。后来他慢慢起身，伸伸懒腰，病态地苦着脸，摸摸嘴唇上面的皮肤。他拿起镜子，背朝着窗口，站在炽热的阳光下，又开始细看镜子里照出的自己的脸庞，抚摸下巴上的皮肤，皱着脸，把镜子向各方转动倾侧。到最后，他把它放在桌子上，在房间里踱了几个来回。

从什么地方反射出一小片阳光，突然从窗口照进卡尔丹的房间，直射在柯马罗夫的眼睛上。光片滑到天花板上，不见了，又重新现了出来，接着又在门上什么地方失踪。这样继续了十来分钟。柯马罗夫偶尔摸摸下颚，凝神观察光片的闪现。卡尔丹已经仰天躺在床上，似乎无忧无虑地看着房门上面的天花板，屏幕上看不见房门的，而窗口里照进的光片却不断地在那里跳跃。柯马罗夫站起身，关上电视机，接着把手放在背后，低下头，以匀调的步子在办公室里走了起来。他的脸是镇静的，颧骨上的两块肉动弹着。